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續文章正宗卷十

詳校官右中允臣薩　敏

助教臣常循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康儀鈞

校對官中書臣潘庭筠

謄録監生臣李崇實

續文章正宗卷十

宋　真德秀　原本

倪　澄　重編

明　胡　松　增訂

敘事　武臣事迹

武恭王公神道碑銘并序　　歐陽修

惟王氏之先為常山真定人後世葬河南密而密分入于管城遂為鄭州管城人其封國仍世于魯惟魯武康

公事太宗皇帝秉節治戎出征入衛乃受遺詔輔真宗
有勞有勤報郵追崇以有玆魯國是生魯武恭公公少
以父任為西頭供奉官至道二年遣五將討李繼遷公
從武康公出鐵門為先鋒殺獲甚衆軍至烏白池諸將
失期不得進公告其父曰歸師過險爭必亂乃以兵前
守隘號其軍曰亂行者斬由是士卒無敢先後雖武康
公亦為之按轡追兵望其軍整不敢近武康公歎曰王
氏有子矣後以御前忠佐為軍頭巡檢邢洺男子張洪

霸聚盜二州間歷年吏不能捕公以氈車載勇士為婦人服盛飾誘之邯鄲道中賊黨爭前邀刼遂皆就擒由是知名公以將家子宿衛真宗為內殿直殿前左班都虞候捧日左廂都指揮使累遷英州團練使今天子即位改博州團練使知廣信軍徙知冀州遷康州防禦使歷龍神衛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侍衛親軍步軍馬軍殿前都虞候步軍副都指揮使桂福二州觀察使是時章獻太后猶臨朝有詔補一軍吏公曰補吏軍政也

敢挾詔書以干吾軍亟請罷之太后固與之公不奉詔乃止及太后上遷有司請衛士坐甲公以為故事無為太后喪坐甲又不奉詔於是天子知公可任大事以一作明道二年拜檢校太保簽署樞密院事遂為副使明年以奉國軍留後同知院事又明年領安德軍節度使又明年加檢校太尉宣徽南院使公為將善撫士而識與不識皆喜為之稱譽其狀貌雄偉動人雖里兒巷婦外至夷狄皆知其名氏御史中丞孔道輔等因事以為言

乃罷公樞密拜武寧軍節度使言者不已即以右千牛衛上將軍知隨州士皆為之懼公舉止言色如平時惟不接賓客而已久之徙知公一作曹州而孔道輔卒客有謂公曰此害公者也公愀然曰孔公以職言事豈害我者可惜朝廷亡一直臣於是言者終身以為愧而士大夫服公為有量慶歷二年起公為保靜軍留後知青州未行而契丹聚丘幽涿遣使者有所求自河以北皆警乃拜公保靜軍節度使知澶州契丹使者過澶州見公

喜曰聞公名久矣乃得見於此邪公為言已衰老中國多賢士大夫因指坐客歴陳其世家使者竦聽是歲從真定府定州等路都部署改宣徽南院使判成德軍未行徙判定州兼三路都部署公治其軍無撓其私亦不貸其過居頃之士皆可用契丹使人覘其軍或勸公執而戮之公曰吾軍整而和使覘者得吾實以歸是屈人兵以不戰也明日大閱于郊公執桴鼓誓師號令簡明進退坐作肅然無聲乃下令曰具糗糧聽鼓聲視吾旗

所鄉契丹聞之震恐會復議和兵解從知陳州道過京
師天子遣中貴人問公欲見否公謝曰備邊無功幸得
蒙恩從内地不敢見明年從河陽不行以宣徽使奉朝
請已而出判相州六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澶州
明年從鄭州封祁國公又明年乞骸骨不許以為會靈
觀使已而復判鄭州從澶州除集慶軍節度使從封冀
國公皇祐三年遂以太子太師致仕大朝會許綴中書
門下班居一歲天子思之起為河陽三城節度使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判鄭州六年以本官為樞密使徙封魯國公既而上以富公弼為宰相是歲契丹使者來公與之射使者曰天子以公典樞密而用富公為相得人矣語聞上喜賜公御弓一矢五十公善射至老不衰侍上射辭曰幸得備位大臣舉止為天下所視臣老矣恐不能勝弓矢上再三諭之乃手二矢再拜一發中之遂將釋復位上固勉之再發又中由是左右皆驩呼賜以襲衣金帶自寶元慶歷之間元昊叛河西兵出一無出字久無

功士大夫爭進計策多所改作公笑曰奈何紛紛兵法不如是也使士知畏愛而怯者勇勇者不驕以吾可勝因敵而勝之爾豈多言哉其在樞密亦嘗自請臨邊不許凡大謀議必以咨之其在外則遣中貴人詔問其言多見施用公自致仕復起掌樞密凡三歲以老求去位至六七上爲之不得已以爲景靈宮使徙忠武軍節度使又以爲同羣牧制置使五日一朝給扶者以子若孫一人是歲公年七十有八矣明年二月辛未以疾薨於

家詔輟視朝二日發哀于一作於苑中贈太尉中書令其遺言曰臣有俸祿足以具死事不敢復累朝廷願無遣使者護喪無厚賻贈天子惻然哀其志以黄金百兩白金三千兩賜其家固辭不許其年五月甲申葬于管城明年有詔史臣刻其墓碑臣愚以謂國家西定河湟北通契丹罷兵不用幾四十年一日元昊叛幽燕亦犯約二邊騷動而老臣宿將無在者公於是時屹然為中國鉅人名将雖未嘗躬矢石攻堅摧敵而恩信已足撫士

卒名聲已足動四夷遂登朝廷典掌機密以老還仕復起于家保有富貴享終壽考雖古之將帥及于是者其幾何人至於出入勤勞之節與其進退綢繆君臣之恩意可以褒勸後世如古詩書所載皆應法可書一作謹紀

按魯武恭公諱德用字元輔曾祖諱方追封蔣國公祖諱玄追封邢一作邢國公皆贈中書令父諱超建雄軍節度使贈尚書令一有中書令三字追封魯國公謚曰武康公娶宋氏武勝軍節度使延渥之女初為安定郡夫人追封

榮國夫人五男四女男曰咸熙東頭供奉官蚤卒次曰咸融西京左藏庫使果州團練使次曰咸庶一作度內殿崇班早卒次曰咸英供備庫副使次曰咸康內殿承制

銘曰

魯始錫封以褒武康爰暨武恭乃克有邦桓桓武恭其容甚飭偉其名聲以動夷狄公治軍旅不寬不煩恩均令齊千萬一人公在朝廷出守入衛乃登大臣與國謀議公曰老矣乞臣之身帝曰休哉汝予舊臣亟其強起

秉我樞鈞禮不筋力老予敢侮公來在庭拜毋蹈舞若子與孫助其興俯凡百有位誰其敢儔惟時黄耇天子之優富貴之隆亦有能保孰享其終如公壽考公有世德載勲旂常刻銘有詔俾嗣其芳

正惠馬公神道碑　王安石

推忠保順同德翊戴功臣彰德軍節度觀察留後特進檢校太尉使持節相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扶風郡開國公食邑六千六百户食實封二千二百户謚曰

正惠馬公以天禧三年十月戊戌葬開封祥符縣某鄉
某里至嘉祐七年公孫慶宗始來請銘以作公碑序曰
馬氏故扶風人至公高祖而徙處雲中贈太師諱某者
於公為曾祖贈太師中書令諱某者於公為祖龍捷左
廂都指揮使江州防禦使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蔡公
諱某者於公為父蔡公從太祖定天下力戰有功當是
時雲中已為契丹所得故馬氏又徙處浚儀今開封府
祥符也公諱某字子元蔡公之終也年七歲太祖召見

禁中有司言例當補殿直詔特授西頭供奉官而賜以名開寶五年年十八監彭州兵馬以嚴飭見憚如老將太平興國三年領兵戍秦州清水姦人李飛雄乘驛稱詔捕公及秦隴廵檢劉文裕等將繫之秦州因盜庫兵以反公辨其詐與文裕執飛雄治殺之五年監潭州兵馬改東頭供奉官雍熈二年又監博州兵馬劉延讓敗於君子驛而契丹歸矣公方料丁壯集芻粮繕城治械如寇至吏民初不悅其生事也已而契丹果至度不可

攻乃去四年改西京作坊副使將屯于冀州端拱元年移知定遠軍時議發河南十三州之民轉饟河北公告轉運使樊知古此軍聚兵少而積粟多饑其腐尚可得十七知古用此得粟五十萬斛以罷河南之役事聞朝廷太宗嘉之二年深州新蹂於契丹城郭廬舍多壞而流民衆乃移公知深州公至數月則壞者完流者復舉州忘其寇戎之故而以公為能撫我會保州不治移往代之淳化二年又移知慶州羌萬人以怨程德元來寇

公誘其渠帥諭以威信即皆引去四年遷西京作坊使知梓州五年李順為亂於蜀之西川以公往討又以為先鋒平劒州召還至三泉而復以公與王繼恩討賊繼恩怒公抗直使守彭州盡收其軍而與之羸卒三百賊率其衆至號十萬公力戰一日亡其卒大半乃夜獨出招救兵復入賊終不能得城而以敗去除成都府兵馬鈐轄遷洛苑使五年除蜀漢九州都巡檢使已而又兼成都府兵馬鈐轄真宗即位改内苑使蜀卒劉旰聚黨

數千人為亂所攻數州至輒取之公以卒三百追至蜀州與戰盰走卭州而招安使上官正召公歸成都計事公為正畫曰賊破卭州必乘勝劫掠度江薄我既息而戰我軍雖倍未易敵也不如迎其弊急擊破之必矣遂行次方井與正合殺盰等無噍類真宗賜書奬諭賞以錦袍金帶咸平元年加登州刺史知秦州諸羌質子有三十年不釋者公悉歸之諸羌德公訖公去無一人犯塞小泉銀坑久不登掌吏盡産以償歲課而責之不已

公奏得釋而歸其產四年就除西上閤門使知成都府
兼本州兵馬鈐轄有告龍騎士謀為變者所引以千數
公捕殺其首七人而置其餘無所問自乾德後歲漕蜀
物以富人為送吏多坐漂失籍其家公奏擇二班使臣
及三司軍大將代之而課其漕事為賞罰至今便之六
年移鄜延路駐泊兵馬都揔管兼知延州蜀人於公去
皆環以泣公至延州羌方以兵覘邊會上元開門張燈
視以無為而羌卒不能為寇又移知鎮州兼本州兵馬

都總管景德元年契丹入邊民入保城公與之約盜一錢者死有盜錢二百者公即殺之於是自澶以北城郭皆晝閉詔使過公輒留之而募人間行送詔皆得其報以聞又以便宜使所至受諸漕輓給邊之物故契丹欲虜掠無所得車駕次澶州大將王超提卒數十萬逗留不赴公屢趣之不為動移書譙讓乃始出師猶辭以中渡無橋至則公先已度材一夕而橋就上聞手詔褒之且知公果可以屬大事也二年移知定州又除東上閤

門使樞密院都承旨三年遂以檢校太保簽書樞密院事祥符元年東封泰山以為行宮都總管自此行幸必以公為都總管而皆許之專殺公部分明約束審出入肅然而未嘗輒戮一人於是邊將言契丹近塞大臣議皆請發兵以備公獨議使邊將移書問狀從之契丹解去遷檢校太傅四年加宣徽北院使五年除樞密副使當是時契丹已盟中國無為大臣方言符瑞而公每不然之獨常從容極言天下雖安不可忘戰去兵之意及

他爭議甚衆真宗多以公言爲是七年除潁州防禦使知潞州州之税賦常移以輸邊公爲論其害自是所輸不過鄰州而已天禧元年移知大名府兼駐泊兵馬都總管使中貴人勞問賜白金二千兩居頃之遂以爲宣徽南院使知樞密院事檢校太尉有足疾時詔内朝別爲一班免其蹈舞二年疾病賜告求去位真宗不許而數使中貴人勞問又幸其第賜白金三千兩已而度公實病不可强以事乃罷以爲彰德軍節度觀察留後而

公固求外鎮終不許居久之稍間入謁真宗輒使閤門祇候二人伺公至即扶以入因掖其拜起數屏左右問事常聽用三年又求外鎮乃以公知貝州兼本州兵馬都總管將行矣召見又將付以政公固辭謝久之乃已而更以公為本鎮至五月公疾作詔使公子洵美將太醫往視而魏潞二鎮之人亦皆奔走來問為公請禱已而公疾革真宗又使公弟之子成美馳傳召公歸京師而公以八月壬寅不起矣享年六十五真宗為之震悼

罷朝詔贈侍中錄其子孫賻贈皆加等公前夫人丁氏
其郡君後夫人沈氏其郡夫人子男二人洵美終西京
作坊使英州刺史之美終内殿承制閤門祗候孫十六
人其十四人皆已卒而慶宗今為右班殿直慶崇今為
文思使知恩州公少忼慨以武力智謀自喜又能好書
賔友儒者所與善必一時豪傑有集二十卷其文長於
議論自始仕以至登用遇事謇謇未嘗有所顧憚王冀
公丁晉公用事每廷議得其不直輒面詆之真宗初或

甚忭然終以此知公而天下至今稱其正直銘曰

在浚西南誰封誰樹有宋正惠馬公之墓公當太宗真宗之時暨暨諤諤謀行計施以羸擊强以少捕衆以賤抗貴維公之勇雖貴雖衆雖强必克維公之敏亦維公直帝曰直哉汝予良弼見國而已不知家室内朝十年典掌機密暨于一心綱紀庶物元功宗謀莫汝敢匹公曰孤臣敢曠于榮讒說不用是維帝明士或困窮莫知其有既榮以位正或見醜公於可顧兩得其尤不訖大

耄天為不諶德歉於年孰云耇老有賚後世公為壽考刻趺篆首作此銘詩陳之隧道永矣其詒

叙事處士銘

連處士墓表　　歐陽修

連處士應山人也以一布衣終于家而應山之人至今思之其長老教其子弟所以孝友恭謹禮讓而溫仁必以處士為法曰為人如連公足矣其矜寡孤獨凶荒饑饉之人皆曰自連公亡使吾無所告依而生以為恨嗚

呼處士居應山非有政令恩威以親其人而能使人如此其所謂行之以躬不言而信者歟處士諱舜賓字輔之其先閩人自其祖光裕嘗為應山令後為磁郢二州推官卒而反葬應山遂家焉處士少舉毛詩一不中而其父正以疾廢于家處士供養左右十餘年因不復仕進父卒家故多貲悉散以賙鄉里而教其二子以學曰此吾貲也歲饑出穀萬斛以糶而市穀之價卒不能增及旁近縣之民皆賴之盜有竊其牛者官為捕之甚急

盜窮以牛自歸處士為之媿謝曰煩爾送牛厚遺以遣之嘗以事之信陽遇盜於西關左右告以處士盜曰此長者不可犯也捨之而去處士有弟居雲夢往省之得疾而卒以其柩歸應山應山之人去縣數十里迎哭爭負其柩以還過縣市市人皆哭為之罷市三日曰當為連公一作當與處士行喪處士生四子曰庶庠庸膺其二子教以學者後皆舉進士及第今庶為壽春令庠為宜城令處士以天聖八年十二月某日卒慶歷二年某月日葬

于安陸蔽山之陽自卒至今二十年應山之長老識處士者與其縣人嘗賴以為生者往往尚皆在其子弟後生聞處士之風者尚未遠使更三四世至于孫曾其所傳聞有時而失則懼應山之人不復能知處士之詳也乃表其墓以告于後人（一作云）

王逢原墓誌銘　王安石

嗚呼道之不明邪豈特教之不至也士亦有罪焉嗚呼道之不行邪豈特化之不至也士亦有罪焉蓋無常產

而有常心者古之所謂士也士誠有常心以操聖人之說而力行之則道雖不明乎天下必明於己道雖不行於天下必行於妻子内有以明於己外有以行於妻子則其言行必不孤立於天下矣此孔子孟子伯夷柳下惠揚雄之徒所以有功於世也嗚呼以予之昏弱不肖固亦士之有罪者而得友焉余友字逢原諱令姓王氏廣陵人也始予愛其文章而得其所以言中予愛其節行而得其所以行卒予得其所以言浩浩乎其將沿而

不窮也得其所以行超超乎其將追而不至也於是慨然歎以為可以任世之重而有功於天下者將在於此余將友之而不得也嗚呼今棄予而死矣悲夫逢原左武衛大將軍諱奉諲之曾孫大理評事諱珙之孫而鄭州管城縣主簿諱世倫之子五歲而孤二十八而卒卒之九十三日嘉祐四年九月丙申葬于常州武進縣南鄉薛村之原夫人吳氏亦有賢行於是方娠也未知其子之男女銘曰

壽胡不多天實爾啬曰天不相胡厚爾德厚也培之啬也推之樂以不罷不怨以疑嗚呼天民將在于茲

孔處士墓誌銘

先生諱旼字寧極睦州桐廬縣尉諱詢之曾孫贈國子博士諱延滔之孫尚書都官員外郎諱昭亮之子自都官而上至孔子四十五世先生嘗欲舉進士已而悔曰吾豈有不得已於此邪遂居于汝州之龍興山而上葬其親於汝汝人爭訟之不可平者不聽有司而聽先生

之一言不羞犯有司之刑而以不得於先生為恥慶歷七年詔求天下行義之士而守臣以先生應詔於是朝廷賜之米帛又勑州縣除其雜賦嘉祐三年近臣多言先生有道德可用而執政度以為不肯屈除守秘書省校書郎致仕四年近臣又多以為言乃召以為國子監直講先生辭乃除守光禄寺丞致仕五年大臣有請先生為其屬縣者於是天子以知汝州龍興縣事先生又辭未聽而六月某日先生終於家年六十七大臣有為

之請命者乃特贈太常丞至七年月日𭧂瞞葬先生於堯山都官之兆而以夫人李氏祔李氏故大理評事昌符之女生一女嫁為士人妻而先物故先生事父母至孝居喪如禮遇人恂恂雖僕奴不忍以辭氣加焉衣食與田桑有餘輒以賙其鄉里貸而後不能償者未嘗問也未嘗疑人人亦以故不忍欺之而世之傳先生者多異學士大夫有知而能言者蓋先生孝弟忠信無求于世足以使其鄉人畏服之如此而先生未嘗為異也先

生博學尤喜易未嘗著書獨大衍一篇傳於世考其行
治非有得於內其孰能致此耶當漢之東從高守節之
士而亦以故成俗故當世處士之聞獨多於後世乃至
於今知名為賢而處者蓋亦無有幾人豈世之所不尚
遂湮沒而無聞抑士之趨操亦有待於世邪若先生固
不為有待於世而卓然自見於時豈非所謂豪傑之士
者哉其可銘也已銘曰
有入而不出以身易物有往而不反以私其佚嗚呼先

生好潔而無尤匪佚之為私維志之求

吳處士墓誌銘

君吳氏諱某字某其先建安大姓曾大父諱某建州長史大父諱某館驛廵官檢校尚書吏部員外郎皆江南李氏之所置也方李氏時吏部府君之父子同時仕江南者以十數至君之考諱某始以汀州軍事推官歸選於朝主鄭之新鄭簿君少孤事母夫人至孝與其弟軻相愛春秋祭先人雖老矣眡牲省器皆不以屬子孫俯

仰鄉慄如見其享之者已祭未嘗不悲哀也讀書取大指通而已或勸之謀利曰吾貧久矣人以我為憂而我以是為樂不能改也有子三人甫申冉皆不使事生產曰士而貧多於工商而富也三人者皆以進士貢於鄉而申為太平州軍事推官君年七十八某年某月某日卒於太平之官舍甫等護其柩歸葬於江州某縣某鄉某原某年某月日也夫人前君卒別葬實南陽葉氏始君所居毀於水乃奉母夫人來容江州愛其山川而遂

家之故其葬也以歸焉申之友南陽張頡論次君之事如此而申以告曰先人不幸力為善而不獲顯於天下今其葬宜得銘使後世有見焉嗟乎予不及識君矣然予之故人多能言君之教諸子盡其道故卒皆有立而申之文行尤以知名於世方今士大夫之列於朝者天子於其父母皆有以寵嘉之其官封之畀鉅視其子所以勸天下之為父母而慰其子之心以君之善教而子之材宜及其身有高爵盛位之報焉其生也既不及其

沒也孰知其不卒享也哉是故不宜無銘也銘曰

士或為仁稱土一鄉至其後興厥閒廼光或業以勤而傳之圯維是不朽實君有子

建安章君墓誌銘

君諱友直姓章氏少則卓越自放不羈不肯求選舉然有高節大度過人之材其族人郇公為宰相欲奏而官之非其好不就也自江淮之上嶺南之閒以至京師無不游將相大人豪傑之士以至閭巷庸人小子皆與之

交際未嘗有所忤莫不得其歡心卒然以是非利害加之而莫能見其喜慍視其心若不知富貴貧賤之可以擇而取也頽然而已矣昔列禦寇莊周當文武末世衰天下之士沈於得喪陷于毀譽離性命之情而自託於人偽以爭須臾之欲故其所稱述多所謂天之君子若君者似之矣君讀書通大指尤善相人然諱其術不多為人道之知音樂書畫弈碁皆以知名於一時皇祐中近臣言君文章善篆有旨召試君辭焉於是太學篆石

經又言君善篆與李斯陽氷相上下又召君君即往經
成除試將作監主簿不就也嘉祐七年十一月甲子以
疾卒于京師年五十七娶辛氏生二男存孺為進士五
女子其長嫁常州晉陵縣主簿侍其𬭎早卒𬭎又娶其
中女次適蘇州吳縣黄元二人未嫁君家建安者五世
其先則豫章人也君曾祖考諱某佐江南李氏為建州
軍事推官祖考諱某皇著作佐郎贈工部尚書考諱某
京兆府節度判官君以某年某月某甲子葬潤州丹陽

縣金山之東園銘曰

弗績弗雕弗跂以爲高俯以狎於野仰以游於朝中則有實視銘其昭

胡君墓誌銘

王安石之治鄞三月其故人胡舜元凶服立於門揖入問弔故則喪其父五月留而館意獨怪其來之早也居數月語吾弟曰吾釋父之殯跋山浮江從子之兄于海旁願有謁也久矣不敢以言吾親之生我學於四方不

得所欲以養今已不幸卒也得子之兄誌而銘之藏之墓中可以顯於今世以傳於後雖吾小人與榮焉無悔焉不知子之兄可不可吾弟以告予歎曰審如是可以為孝君子固戚人之孝而吾與之又舊其何顧而辭耶取吾所素知者為之誌而銘之誌曰君諱某池之銅陵人生於丁丑興國之年也卒於丁亥是為慶歷七年子七人某以十月葬君於谷垂山胡氏世大家闔門數百人君有子舜元獨招里先生教之為士其卒也族分而

貲衰舜元為善士銘曰

壽七十一不為不多吾與之銘千古不磨

處士征君墓表

淮之南有善士三人皆居於真州之揚子杜君者寓於鑒無貧富貴賤請之輒往與之財非義輒謝而不受時窮空幾不能以自存而未嘗有不足之色蓋善言性命之理而其心曠然無累於物而予嘗與之語久之而不厭也徐君忠信篤實遇人至謹雖疾病召鑒不正衣

巾不見寓於筮日得百數十錢則止不更筮也能為詩亦好屬文有集若干卷兩人者以毉筮故多為賢士大夫所知而征君獨不聞於世征君者諱某字某事其母夫人至孝於鄉里恂恂恭謹樂振人之窮急而未嘗與人校曲直好蓄書能為詩有子五人而教其三人為進士某今為某官某今為某官某亦再貢於鄉征君與兩人者相為友至驩而莫逆也兩人者皆先征君以死而征君以某年某月某甲子終於家年七十七噫古者一

鄉之善士必有以貴於一鄉一國之善士必有以貴於一國此道亡也久矣余獨私愛夫三人者而樂為好事者道之而征君之子又以請於是書以遺之使之鑱諸墓上杜君諱嬰字大和徐君諱仲堅字其

臨川王君墓誌銘

孔子論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固有等矣至其以事親為始而能端吾才則自聖人至於士其可以無憾焉一也余叔父諱師錫字其少孤則致孝於其母憂

悲愉樂不主於已以其母而已學於他州凡被服飲食
玩好之物苟可以愜吾母而力能有之者皆聚以歸雖
甚勞窘終不廢豐其母以及其昆弟姑姊妹不敢愛其
力之所能得約其身以及其妻子不敢慊其意之所欲
為其外行則自鄉黨鄰里及其嘗所與遊之人莫不得
其歡心其不幸而蚤死也則莫不為之悲傷歎息夫其
所以事親能如此雖有不至其亦可以無憾矣自庠序
聘舉之法壞而國論不及乎閨門之隱士之務本者常

詘於浮華淺薄之材故余叔父之卒年三十七數以進士試於有司而猶不得祿賜以寛一日之養焉而世之論士也以苟難為賢而余叔父之孝又未有以過古之中制也以故世之稱其行者亦少焉葢以叔父自為則由外至者吾無意於其閒可也自君子之在勢者觀之使為善者不得職而無以成名則中材何以勉焉悲夫叔父娶朱氏子男一人某女子一人皆尚幼其葬也以至和四年祔于真州某縣某鄉銅山之原皇考諫議公

之兆爲銘銘曰

天孰爲之窮孰爲之爲吾能爲已矣無悲

張久中墓誌銘

曾鞏

君姓張氏名持字久中初名伯虎慶歷三年來自曲江入太學當是時天子方詔學官歲獻士二人學者以數百千人獨獻君會學散不報於是時予蓋未嘗識君也後二年過予之所家臨川始識之君爲人沉深有大志喜氣節重交遊所與之遊喜窮盡其是非得失不阿意

而茍止非其遊遇之温温惟謹不病其所不為故與之遊者皆畏君之嚴而喜其盡非其與者亦樂君之和而畏其莊也嘗出其文章而因與予言其是非可否之際於其義予不能損益也其年十一月死於興國軍大冶縣又十一年十一月君之友莆陽陳惇始歸君之喪於曲江葬之從其父墓朋友道廢久矣予嘗善一作視惇與君之交其於戹窮齟齬之中生死之際而不易其好其中心豈有利然也故予為之銘其辭曰

嗚呼久巾不如其志孔孟以然何獨於子生而不大天實為之其長在人於此觀之

叙事婦人銘

南陽縣君謝氏墓誌銘　　歐陽修

慶歷四年秋予友宛陵梅聖俞來自吳興出其哭内之詩而悲曰吾妻謝氏亡矣丐我以銘而葬焉予一有諾之二字未暇作居一歲中書七八至未嘗不以謝氏銘為言且曰吾妻故太子賔客諱濤之女希深之妹也希深父子

為時聞人而世顯榮謝氏生於盛族年二十以歸吾凡十七（一作八）年而卒卒之夕歛以嫁時之衣甚矣吾貧可知也然謝氏怡然處之（一作處之怡然）治其家有常法其飲食器皿雖不及（一作至）豐侈而必精以旨其衣無故新而澣濯縫紉必潔以完所至官舍雖庳陋而庭宇灑掃必肅以嚴其平居語言容止必怡（一作怡從容）以和吾窮於世久矣（一作有不惟信於聖人以自守九字）其出而幸與賢士大夫遊而樂入則見吾妻之怡怡而忘其憂使吾不以富貴貧賤累其

心者抑吾妻之助也吾嘗與士大夫語謝氏多從戶屏竊聽之間則盡能商搉其人才能賢否及時事之得失皆有條理吾官吳興或自外醉而歸必問曰今日孰與飲而樂乎聞其賢者也則悅否則歎曰君所交皆一時賢雋豈其屈已下之耶惟以道德（一作得）焉故合者尤寡（一無此十七字）今與是人飲而歡邪是歲南方旱仰見飛蝗而歎曰今西兵未解天下重困盜賊暴起於江淮而天旱且蝗如此我為婦人死而得君葬我幸矣其所以能安

吾貧而不困者其性識明而知道理多此類一作類此嗚呼其生也迫吾之貧而沒也又無以厚焉謂惟文字可以著其不朽且其平生尤知文章為可貴歿而得此庶幾以慰其魂且塞予悲此吾所以請銘於子之勤也若此予忍不銘夫人享年三十七用夫恩封南陽縣君二男一女以其年七月七日卒于高郵梅氏世葬宛陵以貧不能歸也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潤州之某縣某原銘曰

高崖一作岸斷谷兮京口之原山蒼水深兮土厚而堅居

之可樂兮卜者曰然骨肉雖歸（一作）土兮魂氣則升（一作）天何必故鄉兮然後為安

永安縣太君蔣氏墓誌銘

王安石

毗陵錢公餗公謹公輔公儀公佐以皇祐六年三月戊子葬其母永安縣太君蔣氏方是時太君年七十矣公謹為鄭州新鄭尉公輔為太常丞集賢校理五子者卜明年之三月壬午祔于皇考府君屯田員外郎贈兵部員外郎諱冶之墓而具書使圖所以昭後世者敘曰蔣

氏常之宜興人世以財傑其鄉而其族人有以進士至大官者太君年二十一歸于錢氏與兵部君致其孝兵部君没太君進諸子於學惡衣惡食御之不慍均親嫡庶有鳲鳩之德終不以貧故使諸子者趨於利以適已既其子官於朝豐顯矣里巷之士以為太君榮而家人卒亦不見其喜焉自其嫁至於老中饋之事親之惟謹自其老至於没紉縫之勞猶不廢子婦嘗諫止之曰吾為婦此固其職也子婦化服循其法嗚呼不流於時俗

而樂盡其行已之道窮通榮辱之接乎身而不失其常心今學士大夫之所難而以女子能之是尤難也女六人皆有歸孫七人皆幼云銘曰

詩始關雎士莫不知孰能其家內外無違閒豈在多善成於好於惟夫人孰輔而告婦功之修母道之行宜休而勸不耄以明紹良配淑式穀爾後勗哉其興以克有

廟按公荅錢公輔學士書云比蒙以銘文見屬足下於世為聞人力足以得顯者銘父母乃以屬於不腆之文似其意非苟然故輒為之而不辭不圖乃猶未副所欲欲有所增損鄙文自有意義不可改也宜以見還而

求能如足下意者為之耳家廟以今法準之恐足下未得立也足下雖多聞要與識者講之如得甲科為通判通判之署有池臺竹林之勝此何足以為太夫人之榮而必欲書之乎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苟不能行道適足以為父母之羞況一甲科通判苟粗知為辭賦雖市井小人皆可以得之何足道哉何足道哉故銘以謂閭巷之士以為夫人榮明天下有識者不以置悲歡榮辱於其心也太夫人能異於閭巷之士而與天下有識同此其所以為賢而宜銘者也至於諸孫亦不足列孰有五子而無七孫者乎七孫業文有可道固不宜略若皆兒童賢不肖未可知列之於義何當也諸不具道計足下當與有識者講之

僊居縣太君魏氏墓誌銘

臨川王某曰俗之壞久矣自學士大夫多不能終其節

况女子乎當是時僊居縣太君魏氏抱數歲之孤專屋
而閒居躬爲桑麻以取衣食窮苦困阨久矣而無變志
卒就其子以能有家受封于朝而爲里賢母嗚呼其可
銘也於其葬爲序而銘焉序曰魏氏其先江寧人太君
之曾祖諱某光祿寺卿祖諱某池州刺史考諱某太子
諭德皆江南李氏時也李氏國除而諭德易名居中退
居于常州以太君爲賢而選所嫁得江陰沈君諱某曰
此可以與吾女矣於是時太君年十九歸沈氏歸十年

生兩子而沈君以進士甲科為廣徳軍判官以卒太君親以詩論語孝經教兩子兩子就外學時數歲耳則已能誦此三經矣其後子迥為進士子遵為殿中丞知連州軍州而太君年六十有四以終于州之正寢時皇祐二年六月庚辰也嘉祐二年十二月庚申兩子葬太君江陰申港之西懐仁里於是遵為太常博士通判建州軍州事而沈君贈官至太常博士銘曰

山朝于隮其下惟谷繢我博士夫人之淑其淑維何博

士其家二子翼翼蕚跗其華詵詵諸孫其實其葩孰云
其昌其始萌芽皇有顯報曰維在後碩大蕃衍封牲以
告視銘考施夫人之効

河東縣太君曾氏墓誌銘

尚書都官員外郎臨川吳君諱某之夫人河東太君南
豐曾氏尚書吏部郎中贈右諫議大夫諱某之子諫議
君伉直以擯死而都官君尤孝友忠信鄉里稱為長者
夫人於財無所蓄於物無所玩自司馬氏以下史所記

世治亂人賢不肖無所不讀蓋其明辨智識當世游談學問知名之士有不能如也雖内外族親之悍强頑鄙者猶知嚴憚其爲賢而夫人拊循應接親疎小大皆有禮焉嘉祐三年某月某甲子年七十四終于寢有子四人蔿祕書丞蕡亳州録事參軍其次蕃蒙曾出也皆進士而蒙爲象州司户參軍於是蕡蕃皆已卒蔿蒙以某年某月某甲子葬夫人某縣某鄉某所之原某實夫人之外孫而夫人歸之以其孫者也涕泣而爲銘曰

靜專幽閒女子之方閎覽博考乃士之常猗歟夫人學問明智其德女子其能則士我求于往孰與比儕嗚呼公父穆伯之妻

壽安縣君錢氏墓誌銘

曾鞏

劉凝之仕既齟齬退處廬山之陽初無一畝之宅一廛之田而凝之囂囂然樂若有餘者豈獨凝之能以義自勝哉亦其妻能安於理不戚戚於貧賤有以相之也凝之晚有宅於彭蠡之上有田於西澗之濱子進於朝廷

薦於鄉閭凝之夫婦康寧壽考自肆於山川之間白髮皤然體不知駕乘之勞心不知機獲之畏世人之所慕者無慊焉世人之有所不能及者獨得也其夫婦如此可不謂賢哉熙寧九年凝之年七十有七哭其妻之喪自為狀次其妻之世出行事來乞銘余為之因其言而識之曰夫人姓錢氏考內殿崇班穆祖考內園使昭晟曾祖考宣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湛高祖吳越文穆王元瓘夫人色莊氣仁言動不失繩墨居族人

長幼親疎間盡其宜事夫能成其忠一作志教子能成其孝一作材是皆可傳者也夫人年七十有三卒於四月之庚子而葬於其歲其月其甲子墓在南康軍西城之其原初以凝之恩封壽光縣君再以子恕恩封壽安縣君有子曰恕祕書丞曰格鄉貢進士皆以文學顯於世女嫁進士徐彥伯太子中允黃廉孫某某凝之名渙筠州其人今為尚書屯田員外郎致仕銘曰

士不苟合安於賤貧其艱其豫繇婉有人維不終窶又

壽以康有續孔辰既庶而臧世迫一作䟽而求獨優以取世懦以處獨肆而有士也則然女實作輔考則錢媛尚配於古

仁壽縣太君吳氏墓誌銘

仁壽縣太君撫州金谿吳氏尚書都官員外郎贈尚書刑部侍郎撫州臨川王公諱益之夫人衛尉寺丞諱用之之婦年六十有六嘉祐八年八月辛巳卒于京師十月乙酉葬于江寧府之蔣山夫人好學强記老而不倦

其取捨是非有人所不能及者然好問自下於事未嘗有所專也其平生養舅姑甚（一作以勤）孝蓋侍郎七子而少子五人吳氏出也然夫人之愛其長子甚於少子曰吾愛之甚於吾子然後家人愛之能不異於吾子也故其子孫巳（一無巳字）壯大有不知為異母者居久之二長子前死夫人已老矣每遇其嫠婦異甚而身為字其孤兒忘其力之憊也其處內外親踈之際一主於恩有讒訕（一無讒訕字）詬罵巳者數困苦常置之不以動聲色亦未嘗有

所含愁於後也有以窮歸已者急或分衣食不為秋一作分毫計惜一作較以其故至不能自給然亦未嘗不自若也其嫁三從之孤女如已女而待長子之母族如已族葢篤行如此而天性之所有也其自奉養未嘗擇衣食其視世俗之好無足累心者方其隱約窮匱之時朝廷嘗選用其子其子堅讓至於數十或謂可強起之夫人曰此非吾所以教子也卒不強之及處顯矣其子嘗有歸志而以不足於養為憂夫人曰吾豈不安於命哉安

於命者非有待於外也其子為知制誥故事其母得封郡太君夫人不許言故卒不及封此夫人之德見於（一作以其）行事之迹而余以通家故熟於耳目者也夫人之考諱畋畋之配黃氏兩人者皆有善行鄉里稱之而黃氏兼喜（一作善）陰陽數術學故夫人亦通於（一無於字）其說七子者曰安仁安道安石安國安世安禮安上安仁宣州司戶叅軍安石尚書工部郎中知制誥安世太平州當塗縣主簿安禮大名府莘縣主簿餘未仕也女三人長適

尚書虞部員外郎沙縣張奎次適前衢州西安縣令天
長朱明之次適揚州沈季長孫男九人曰雱惠旁旗旂
防旃旂放孫女九人長適解州安邑縣主簿徐公翊次
許嫁太廟齋郎吳安持餘尚幼銘曰

嗟若人兮洵好善兮始終一德仁七子兮遺棄細故篤
九族兮說珥推食光惠施兮以義易利能無累兮縱心
委命志彌卲兮謂宜百歲奄忽逝兮風有采蘋經一作詩
所首兮原念美實輯此辭兮庶幾德音與古對兮

壽昌縣太君許氏墓誌銘　　曾鞏

夫人許氏蘇州吳人考仲容太子洗馬兄洞名能文見國史夫人讀書知大意其兄所為文輒能成誦父母衣食服御待之而後安既嫁性行孝謹宜于其家其夫為吏有名稱夫人實相之及春秋高於內外屬為高曾行而慈幼字微愈久彌篤故親疏懷附無有惡斁昔先王之治必本之家達於天下而女子言動有史以昭勸戒後世以古為迂為政者治吏事而已女子之善既非世

教所奬成其事實亦罕發聞於後其苟如此其衰微所以益甚則夫人之事其可使無傳也哉夫人嫁沈氏其夫諱周太常少卿贈尚書刑部侍郎其舅諱某贈兵部尚書杭州錢塘人夫人封六安縣君壽昌縣太君年八十有三熙寧元年八月丁巳卒於京師三年八月某甲子合葬杭州錢塘縣龍車原子曰披國子博士有吏材曰括楊州司理叅軍館閣校勘有文學其幼皆夫人所自教也女二人蚤卒銘曰

生民之治必本于身教行于家餘以為人世弊俗偷恕于在已内替常度外彊于理淑惟壽昌學與心成篤于孝慈匪勸而能有翼于夫有廸于子尚類古人其傳以此

夫人周氏墓誌銘

夫人諱琬字東玉姓周氏父兄皆舉明經夫人獨喜圖史好為文章日夜不倦如學士大夫從其舅邢起學為詩既嫁無舅姑順夫慈子嚴饋祀諧屬人行其素學皆

應儀矩有詩七百篇其文静而正柔而不屈約於言而謹於禮者也昔先王之教非獨行於士大夫也葢亦有婦教焉故女子必有師傅言動必以禮養其徳必以樂歌其行勸其志與夫使之可以託微而見意必以詩此非學不能故教成於内外而其俗易美其治易洽也兹道廢若夫人之學出於天性而言行不失法度是可賢也已其夫來乞銘予與之親且舊故為之序而銘之葢夫人之王父諱協為尚書刑部郎中父約今為尚書虞

部員外郎青州益都人也夫人嫁闞氏為徐州豐縣令景仁之妻為尚書職方員外郎贈尚書都官郎中諱魯之子婦生一男二女年二十有六卒於治平二年之九月某甲子葬於杭州錢塘縣履泰鄉葛松原實某年某月某甲子闞氏錢塘人也銘曰

女有圖史傳（一作傅）于師氏其勸以樂其康以禮能此非他繇學而已王政之興蓋自此始今孰登茲維周之媛學繇自好終之不倦言循于矩行循于典尚配古人輝

光日遠

永安縣君謝氏墓誌銘

宋故衛尉寺丞王公諱用之之夫人尚書都官員外郎贈尚書工部郎中諱益之母姓謝氏累封永安縣君其卒皇祐五年之六月十四日其葬於撫州金谿縣之某鄉某原既卒之百有五十一日也其子曰益曰某皆已卒曰某曰某曰孟楚州司理參軍亦已卒其孫曰安仁宣州司戶參軍曰安道皆已卒曰安石殿中丞通判舒

州曰沆荆南府建寧縣令曰安國曰某某一作安禮曾孫曰某曰某曰某某墓工部故人之子曾鞏誌之曰王氏縣工部之叔父尚書主客郎中贈太常少卿諱觀之始起家為能吏遂追榮其父諱某為尚書職方員外郎至于工部父子遂皆進于朝為聞人其世浸大夫人及拜其舅與夫之榮而享其子與孫之祿其壽至于九十其卒于撫州之臨川安於其寢余既與夫人之諸孫遊而嘗得拜於堂上見其色和其容謹聞其言儉而勤退而聞

其為婦順為母慈知其所以享其福禄者其宜也巳余觀詩人之歌其后妃至于諸侯大夫之妻内修法度輔佐其夫而其效之見則兎罝之人至于江漢汝墳之婦女皆承其化而篤於禮余固歎其當是之時上下之間内外相飭何其至也如夫人之資而使出於其時則必有歌於風而被之于無窮之事若余之鄙其亦曷能知其所至也哉謝氏之祖曰某考曰某銘曰

士顯其施其行難知女處于私其有孰窺嚴嚴秀眉不

見缺虧昜以長之睎此銘辭

續文章正宗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續文章正宗卷十二

詳校官右中允臣薩　敏

助教臣常循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康儀鈞

校對官中書臣潘庭筠

謄録監生臣李崇實

續文章正宗卷十一

宋 真德秀 原本

倪澄 重編

明 胡松 增訂

敘事

六一居士傳

歐陽修

六一居士初謫滁山自號醉翁既老而衰且病將退休於潁水之上則又更號六一居士客有問曰六一何謂

也居士曰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碁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客曰是為五一爾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一作老翁）於此五物之間是豈不為六一乎客笑曰子欲逃名者乎而屢易其號此莊生所誚畏影而走乎日中者也余將見子疾走大喘渴死而名不得逃也居士曰吾固知名之不可逃然亦知夫不必逃也吾為此名聊以志吾之樂爾客曰其樂如何居士曰吾之樂可勝道哉方其得意於五物也

太山在前而不見疾雷破柱而不驚雖饗九奏於洞庭之野閲大戰於涿鹿之原未足喻其樂且適也然常患不得極吾樂於其間者世事之為吾累者衆也其大者有二焉軒裳珪組勞吾形于外憂患思慮勞吾心於内使吾形不病而已悴心未老而先衰尚何暇於五物哉雖然吾自方一作乞其身於朝者三年矣一日天子惻然哀之賜其骸骨使得與此五物偕返於田廬庶幾償其夙願焉此吾之所以志也客復笑曰子知軒裳珪組之

累其形而不知五物之累其心乎居士曰不然累於彼者已勞矣又多憂累於此者旣佚矣幸無患吾其何擇哉於是與客俱起握手大笑曰置之區區不足較也已而歎曰夫士少而仕老而休蓋有不待七十者矣吾素慕之二字一作志宜去一也吾嘗用於時矣而訖無稱焉宜去二也壯猶如此今旣老且病矣乃以難彊之筋骸貪過分之榮祿是將違其素志而自食其言宜去三也吾負三宜去雖無五物其去宜矣復何道哉熙寧三年九

月七日六一居士自傳蘇子曰居士可謂有道者也或曰居士非有道者也有道者無所挾而安居士之於五物捐世俗之所爭而拾其所棄者也烏得為有道乎蘇子曰不然挾五物而後安者惑也釋五物而後安者又惑也且物未始能累人也軒裳珪組且不能為累而况此五物乎物之所以能累人者以吾有之也吾與物俱不得已而受形於天地之間其孰能有之而或者以為已有得之則喜喪之則悲今居士自謂六一是其身均與五物為一也不知其有物邪物有之也居士與物均為不能有其孰能置得喪於其間故曰居士可謂有道者也雖然自一觀五居士猶可見也與五為六居士不可見也居士殆將隱矣

桑懌傳

桑懌開封雍丘人其兄慥本舉進士有名懌亦舉進士

再不中去遊汝頼間得龍堿廢田數頃退而力耕歲凶汝旁諸縣多盜懌白令願三字一作曰願令為耆長往來里中察姦民因召里中少年戒曰盜不可為也吾在此不汝容也少年皆諾里老父子死未歛盜夜脫其衣里老父怯無他子不敢告縣羸其屍不能葬懌聞而悲之然疑少年王生者夜入其家探其篋不使之知覺明日遇之問曰爾諾我不為盜矣今又盜里父子屍者非爾邪少年色動即推仆地縛之詰共盜者王生指某少年懌呼

壯丁守王生又自馳取少年者送縣皆伏法又嘗之郟城遇尉方出捕盜招懌飲酒遂與俱行至賊所藏尉怯陽為不知以過懌曰賊在此何之乎下馬獨格殺數人因盡縛之又聞襄城有盜十許人獨提一劒以往殺數人縛其餘汝旁縣為之無盜京西轉運使奏其事授郟城尉天聖中河南諸縣多盜轉運奏移澠池尉崤右險地多深山而青灰山尤險為盜所恃惡盜王伯者藏此山時出為近縣害當此時王伯名聞朝廷為巡檢者皆

授名以捕之既懌至巡檢者僞為宣頭以示懌將誅招出之懌信之不疑其偽也因諜知伯所在挺身入賊中招之與伯同卧起十餘日信之乃出巡檢者反以兵邀於山口懌幾不自免懌曰巡檢授名懼無功爾即以伯與巡檢使自為功不復自言巡檢俘獻京師朝廷知其實罷黜巡檢懌為尉歲餘改授右班殿直永安縣巡檢明道景祐之交天下旱蝗盜賊稍稍起其間有惡賊二十三人不能捕樞密院以傳召懌至京授二十三人名

使往捕懌謀曰盜畏吾名必已潰潰則難得矣宜
先示之以怯至則閉栅戒軍吏無一人得輒出居數日
軍吏不知所為數請出自效輒不許既而夜與數卒變
為盜服以出迹盜所嘗行處入民家民皆走獨有一媼
留為作飲食饋之如盜乃歸復閉栅三日又往則携其
具就媼饌而以其餘遺媼媼待以為真盜矣乃稍就媼
與語及羣盜輩媼曰彼聞桑懌來始畏之皆遁矣又聞
懌閉營不出知其不畏今皆還也其在某處某在某所

矣懌盡鉤得之復三日又往厚遺之遂以實告曰我桑懌也煩媪爲察其實而慎勿泄後三日我復來矣後又三日往媪察其實審矣明旦部分軍士用甲若干人於其所取其盜卒若干人於其處取其盜其尤彊者在其所則自馳馬以往士卒不及從惟四騎追之遂與賊遇手殺三人凡二十三人者一日皆獲二十八日復命京師樞密吏謂曰與我銀爲君致閤職懌曰用賂得官非我欲況貧無銀有固不可也吏怒匿其閥以免短使送

三班三班用例與兵馬監押未行㑹交趾獠叛殺海上巡檢昭化諸州皆警往者數輩不能定因命懌往盡手殺之還乃授閤門祗候懌曰是行也非獨吾功位有居吾上者吾乃其佐也今彼留而我還我賞厚而彼輕得不疑我蓋其功而自伐乎受之徒慙吾心將讓其賞歸已上者以奏藁示予予謂曰讓之必不聽徒以好名取詐與譏也懌歎曰亦思之然士顧其心何如爾當自信其心以行譏何累也若欲避名則善皆不可為也已余

慹其言卒讓之不聽惲雖舉進士而不甚知書然其所為皆合道理多此類始居雍丘遭大水有粟二廩將以舟載之見民走避溺者遂棄其粟以舟載之見民荒歲聚其里人飼之粟盡乃止惲善劒及鐵簡力過數人而有謀略遇人常畏若不自足其為人不甚長大亦自脩為威儀言語如不出其口卒然遇人不知其健且勇也廬陵歐陽脩曰勇力人所有而能知用其勇者少矣若惲可謂義勇之士其學問不深而能者蓋天性也余固

喜傳人事尤愛司馬遷善傳而其所書皆偉烈竒節士使人喜讀之欲學其作而恠今人如遷所書者何少也乃疑遷特雄文善壯其說而古人未必然也及得桑懌事乃知古之人有然焉遷書不誣也知今人固有而但不盡知也懌所為壯矣而不知予文能如遷書使人讀而喜否姑次第之

徐復傳

曾鞏

徐復字希顔興化軍莆田人嘗舉進士不中去不復就

博學於書無所不讀尤通星歷五行數術之說世罕有能及者為人倜儻有大志內自飭勵不求當世之譽樂其所自得謂富貴不足慕也貧賤不足憂也故窮門漏屋敝衣糲食或至於不能自給未嘗動其意也（一無也字）遇人無少長貴賤皆盡恭謹其言前世因革興壞是非之理人少能及然其家未嘗蓄書蓋其强記如此也康定中李元昊叛詔求有文武材可用者參知政事宋綬天章閣侍讀（一作講）林瑀皆薦復詔賜裝錢州郡迫趣上道

既至仁宗見復於崇政殿訪以世務復所為上言者世莫得聞也仁宗因命講易乾坤既濟未濟又問今歲直何卦西兵欲出如何復對歲直小過而太一守中宮兵宜內不宜外仁宗嘉（一作善）其言復又獻所為邊防策太一主客立成歷洪範論上曰卿所獻書為卿留中必欲官之復固辭迺官其子晞留復登聞鼓院與林瑀同修周易會元紀歲餘固求東歸仁宗高其行禮以束帛賜號沖晦處士復久遊吳因家杭州州將每至必先加禮

然復未嘗肯至公門范仲淹知杭州數就復訪問甚禮
重之仲淹嘗言西兵既起復預言罷兵歲月又斗牛間
嘗有星變復言吳當大疫死者當數十萬人後皆如其
言復平居以周易太玄授學者人或勸復著書復曰古
聖賢書已具顧學者不能求吾復何為以徼名後世哉
晚取其所為文章盡焚之今其家有書十餘篇皆出於
門人故舊之家復卒時年七十餘既病故人王稷居睦
州欲往省之復報曰來以五六月之交尚及見子稷未

及往至期復果已死其終事皆預自處子晞年五十餘
亦致仕官至國子博士復贈尚書虞部員外郎復死十
餘年而沈遘知杭州牓其居曰高士坊云
贊曰復之文章存者有慎習贊困蒙養等篇歸於退求
諸己不矜世取寵余論次復事頗采其意云若復自拔
汙濁之中隱約於閭巷久而不改其操可謂樂之者矣

洪渥傳

洪渥撫州臨川人為人和平與人游初不甚歡久而有

味家貧以進士從鄉舉有能賦名連進於有司輙連黜久之乃得官官不自（一無自字）馳騁又久不進卒監黄州麻城之茶場以死死不能歸葬不能返其孥渥里中人聞渥死無賢愚（一作不賢）皆恨失之予少與渥相識而不深知其為人渥死廼聞有兄年七十餘渥得官時兄已老不可與俱行渥至官量口用俸掇其餘以歸買田百畝居其兄復去而之官則心安焉渥既死兄無子數使人至麻城撫其孥欲返之而居以其田其孥蓋弱力不能

自致其兄益以老矣無可奈何則念輙悲之其經營之猶不已忘其老也渥兄弟如此無愧矣渥平居若不可任以事及至赴人之急早夜不少懈其與人眞有恩者也予觀古今豪傑士傳論人行義不列於史者往往務摭奇以動俗亦或事高而不可為繼或伸一人之善而誣天下以不及雖歸之輔教警世然考之中庸或過矣如渥之所存葢人人之所易到故載之云

陳公弼傳

蘇軾

公諱希亮字公弼姓陳氏眉之青神人其先京兆人也
唐廣明中始遷于眉曾祖廷祿祖瓊父顯忠皆不仕公
幼孤好學年十六將從師其兄難之使治息錢三十餘
萬公悉召取錢者焚其劵而去學成乃召其兄之子庸
諭使學遂與俱中天聖八年進士第里人表其閭曰三
雋坊始為長沙縣浮屠有海印國師者交通權貴人肆
為姦利人莫敢正視公捕寘諸法一縣大聳去為雩都
老吏曾腆侮法粥獄以公少年易之公視事之日首得

其重罪腆扣頭出血願自新公戒而捨之會公築縣學
腆以家財助官悉遣子弟入學卒為善吏而子弟有登
進士第者巫覡歲斂民財祭鬼謂之春齋否則有火災
民訛言有緋衣三老人行火公禁之民不敢犯火亦不
作毁淫祠數百區勒巫為農者七十餘家及罷去父老
送之出境遣去不可皆泣曰公捨我去緋衣老人復出
矣以母老乞歸蜀得劒州臨津以母憂去官服除為開
封府司録福勝塔火官欲更造度用錢三萬萬公言陝

西方用兵願以此餽軍詔罷之先趙元昊未反青州民趙禹上書論事且言元昊必反宰相以禹為狂言徙建州而元昊果反禹自建州逃還京師上書自理宰相怒下禹開封府獄公言禹可賞不可罪與宰相爭不已上卒用公言以禹為徐州推官且欲以公為御史會外戚沈氏子以姦盜殺人事下獄未服公一問得其情驚仆立死沈氏訴之詔御史劾公及諸掾史公曰殺此賊者獨我耳遂自引罪坐廢朞年盜起京西殺守令富丞相

薦公可用起知房州州素無兵備民凜凜欲亡去公以牢城卒雜山河戶得數百人日夜部勒聲振山南民恃以安盜不敢入境而殿侍雷甲以兵百餘人逐盜至竹山甲不能戢士所至為暴或告有大盜入境且及門公自勒兵阻水拒之身居前行命士持滿無得發士皆植立如偶人甲射之不動乃下馬拜請死曰初不知公官軍也吏士請斬甲以狥公不可獨治為暴者十餘人勞其餘而遣之使甲以捕盜自贖時劇賊党軍子方張轉

運使使供奉官崔德贇捕之德贇既失党軍子則以兵圍竹山民賊所嘗舍者曰向氏殺其父子三人梟首南陽市曰此党軍子也公察其寃下德贇獄未服而党軍子獲於商州詔賜向氏帛復其家流德贇通州或言華陰人張元走夏州為元昊謀臣詔徙其族百餘口於房幾察出入飢寒且死公曰元事虛實不可知使誠有之為國者終不顧家徒堅其為賊耳此又皆其疎屬無罪乃密以聞詔釋之老幼哭庭下曰今當還故鄉然奈何

去父母乎至今張氏畫像祠焉代還執政欲以為大理
少卿公曰法吏守文非所願願得一郡以自效乃以為
宿州州跨汴為橋水與橋爭率常壞舟公始作飛橋無
柱至今沿汴皆飛橋移滑州奏事殿上仁宗皇帝勞之
曰知卿疾惡無懲沈氏子事未行詔提舉河北便糴都
轉運使魏瓘劾奏公擅增損物價已而瓘除龍圖閣學
士知開封府公乞廷辯既對上直公奪瓘職知越州且
欲用公公言臣與轉運使不和不得為無罪力請還滑

會河溢魚池埽且決公發禁兵捍之廬於所當決吏民涕泣更諫公堅卧不動水亦漸去人比之王尊是歲盗起究句執濮州通判井淵上以為憂問執政誰可用者未及對上曰吾得之矣乃以公為曹州不逾月悉禽其黨淮南饑安撫轉運使皆言壽春守王正民不任職正民坐免詔公乘傳往代之轉運使調里胥米而蠲其役凡十三萬石謂之折役米米翔貴民益飢公至則除之且表其事旁郡皆得除又言正民無罪職事辦治詔復

以正民為鄂州從知廬州虎翼軍士屯壽春者以謀反誅而遷其餘不反者數百人於廬士方自疑不安一日有竊入府舍將為不利者公笑曰此必醉耳貸而流之盡以其餘給左右使令且以守倉庫人為公懼公益親信之士皆指心誓為公死提㸃刑獄江東又移河北入為開封府判官改判三司戸部勾院又兼開拆司榮州煮鹽凡十八井歳久澌竭而有司責課如初民破産籍没者三百一十五家公為言還其所籍歳蠲三十餘萬

斤三司簿書不治其滯留者自天禧以來朱帳六百有四明道以來生事二百一十二萬公日夜課吏凡九月而去其三之二會接伴契丹使還自請補外乃以為京西轉運使石塘河役兵叛其首周元自稱周大王震動汝洛閒公聞之即日輕騎出按吏請以兵從公不許賊見公輕出意色閑和不能測則相與列訴道周公徐問其所苦命一老兵抑之曰以是付葉縣聽吾命既至令曰汝已自首皆無罪然必有首謀者衆不敢隱乃斬元

以狥而流軍校一人其餘悉遣赴役如初遷京東轉運使維州恭軍王康赴官道博平大猾有號截道虎者敺康及其女幾死吏不敢問博平隷河北公移捕甚急卒流之海島而劾吏故縱坐免者數人山東羣盜為之屏息徐州守陳昭素以酷聞民不堪命他使者不敢按公發其事徐人至今德之移知鳳翔倉粟支十二年主者以腐敗為憂歲饑公發十二萬石以貸有司憂恐公以身任之是歲大熟以新易陳官民皆便之于闐使者入

朝過泰州經略使以客禮享之使者驕甚留月餘壞傳舍什物無數其徒入市掠飲食人戶晝閉公聞之謂其僚曰吾嘗主契丹使得其情敵人初不敢暴橫皆譯者教之吾痛繩以法譯者懼則敵不敢動矣況此小國乎乃使教練使持符告譯者曰入吾境有秋毫不如法吾且斬若取軍令狀以還使者亦素聞公威名至則羅拜庭下公命坐兩廊飲食之護出諸境無一人譁者始州郡以酒相餉例皆私有之而法不可公以遺游士之貧

者旣而曰此亦私也以家財償之且上書自劾求去不已坐是分司西京未幾致仕卒享年六十四仕至太常少卿贈工部侍郎娶程氏子四人忱今為度支郎中恪卒於滑州推官恂今為大理寺丞慥未仕公善著書尤長於易有集十卷制器尚象論十二篇辨鉤隱圖五十四篇為人清勁寡欲長不逾中人面瘦黑目光如冰平生不假人以色自王公貴人皆嚴憚之見義勇發不計禍福必極其志而後已所至姦民猾吏易心改行不改

者必誅然實出於仁恕故嚴而不殘以教學養士為急輕財好施篤於恩義少與蜀人宋輔游輔卒於京師母老子少公養其母終身而以女妻其孤端平使與諸子游學卒與忱同登進士第當蔭補子弟輒先其族人卒不及其子慥公於軾之先君子為丈人行而軾官於鳳翔實從公二年方是時年少氣盛愚不更事屢與公爭議至形於言色已而悔之竊嘗以為古之遺直而恨其不甚用無大功名獨當時士大夫能言其所為公没十

有四年故人長老日以衰少恐遂就湮没欲私記其行事而恨不能詳得范景仁所爲公墓誌又以所聞見補之爲公傳軾平生不爲行狀墓碑而獨爲此文後有君子得以考覽焉

贊曰聞之諸公長者陳公弼面目嚴冷語言確訒好面折人士大夫相與燕游聞公弼至則語笑寡味飲酒不樂坐人稍稍引去其天資如此然所立有絶人者諫大夫鄭昌有言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採淮南王謀反論

公孫丞相若發蒙耳所憚獨汲黯使公弼端委立於朝其威折衝於千里之外矣

方山子傳

方山子光黃間隱人也少時慕朱家郭解為人閭里之俠皆宗之稍壯折節讀書欲以此馳騁當世然終不遇晩乃遯於光黃間曰岐亭庵居蔬食不與世相聞棄車馬毁冠服徒步往來山中人莫識也見其所著帽方屋而高曰此豈古方山冠之遺像乎因謂之方山子余謫

居于黄過岐亭適見焉曰嗚呼此吾故人陳慥季常也何為而在此方山子亦矍然問余所以至此者余告之故俯而不荅仰而笑呼余宿其家環堵蕭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余既聳然異之獨念方山子少時使酒好劒用財如糞土前十有九年余在岐下見方山子從兩騎挾二矢游西山鵲起于前使騎逐而射之不獲方山子怒馬獨出一發得之因與余馬上論用兵及古今成敗自謂一世豪士今幾時耳精悍之色猶見於眉

間而豈山中之人哉然方山子世有勲閥當得官使從事於其間今已顯聞而其家在洛陽園宅壯麗與公侯等河北有田歲得帛千匹亦足以富樂皆棄不取獨來窮山中此豈無得而然哉余聞光黄間多異人往往陽狂垢汙不可得而見方山子儻見之與

巢谷傳　　蘇轍

巢谷字元脩父中世眉山農家也少從士大夫讀書老為里校師谷幼傳父學雖朴而博舉進士京師見舉武

藝者心好之谷素多力遂棄其舊學畜弓箭習騎射久之業成而不中第聞西邊多驍勇騎射擊刺為四方冠去遊秦鳳涇原間所至友其秀傑有韓存寶者尤與之善谷教之兵書二人相與為金石交熈寧中存寶為河州將有功號熈河名將朝廷稍奇之會瀘州蠻乞弟擾邊諸郡不能制乃命存寶出兵討之存寶不習蠻事邀谷至軍中問焉及存寶得罪將就逮自料必死謂谷曰我涇原武夫死非所惜顧妻子不免寒餓槖中有銀數

百兩非君莫可使遺之者谷許諾即變姓名懷銀步行往授其子人無知者存賓死谷逃避江淮間會赦乃出予以鄉閭故幼而識之知其志節緩急可托者也予之在朝谷浮沉里中未嘗一見紹聖初予以罪謫居筠州自筠徙雷自雷徙循予兄子瞻亦自惠再徙昌化士大夫皆諱與予兄弟遊平生親友無復相聞者谷獨慨然自眉山誦言欲徒步訪吾兄弟聞者皆笑其狂元符二年春正月自梅州遺予書曰我萬里步行見公不自意

今至梅矣不旬日必見死無恨矣予驚喜曰此非今世人古之人也既見握手相泣已而道平生逾月不厭時谷年七十有三矣瘦瘠多病非復昔日元脩也將復見子瞻於海南予愍其老且病止之曰君意則善然自此至儋數千里復當渡海非老人事也谷曰我自視未即死也公無止我留之不可閲其槖中無數千錢予方乏困亦强資遣之船行至新會有蠻隷竊其槖裝以逃獲於新州谷從之至新遂病死予聞哭之失聲恨其不

用吾言然亦奇其不用吾言而行其志也昔趙襄子厄於晉陽知伯率韓魏決水圍之城不沒者三板縣釜而爨易子而食羣臣皆懈惟高恭不失人臣之禮及襄子用張孟談計三家之圍解行賞羣臣以恭為先談曰晉陽之難惟恭無功曷為先之襄子曰晉陽之難羣臣皆懈惟恭不失人臣之禮吾是以先之谷於朋友之義實無愧高恭者惜其不遇襄子而前遇存實後遇予兄弟予方雜居南夷與之起居出入葢將終焉雖知其賢尚

何以發之聞谷有子蒙在涇原軍中故為作傳異日以授之谷始名穀及見之循州改今名云

續文章正宗卷十一